

革命卷

主 编
夏培卓 丁 达

中华百名女杰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《中华百名女杰》丛书

革 命 卷

洪顺利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百名女杰丛书/夏培卓 丁达主编. —北京: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1997. 4

ISBN 7-5078-1432

I. 中… II. ①夏…②丁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3010 号

中华百名女杰丛书
夏培卓 丁 达 主编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复兴门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:100866)
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32 开本 47.7 印张 1080 千字
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印数:11001—1600

ISBN 7-5078-1432-7/ I. 98 (全十册)定价 60 元

前 言

女人，是一缕轻柔的风，叩启着世人的心扉；女人，是一首优美的歌，展现着人间的丰姿；女人，是一座走动的钟，旋转着生活的年轮。但在这部书里，女人，不仅仅是轻柔的风，优美的歌，走动的钟，更是一部部不尽的卷帙，一棵棵不老的青松，一座座屹立的丰碑。这些女人，在男人女人共同组成的世界里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她们努力，她们奋争，她们付出，她们跨越，她们获得了成功，她们成为中国女性中的佼佼者，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，成为人类文明的楷模。

在中华大地上，这样的女人是很多很多的。“巾帼不让须眉”，这是一句老话，这也是一句真话，不论在历史上，在现实中，不让须眉的巾帼难道还少吗？她们，有的用生命和鲜血书写华夏民族的奋斗史，有的用科学力量推动人类历史的进程，有的呕心沥血培育未来，有的以真诚和爱心默默地对社会做出奉献，有的敢于乘风破浪成为时代的弄潮儿，有的饱蘸真情谱写春秋画卷，有的……有的……只可惜，这套丛书的篇幅不能尽写，更不能写尽中华巾帼人物。

这套《中华百名女杰》丛书是一部专门歌颂有杰出成就的中国女性的记实作品。全书分为10卷：革命卷、科学卷、教育卷、医学卷、劳模卷、军政司法卷、企业卷、文学卷、艺术

卷、体育卷，每卷展示10位杰出女性的风采。书中对她们的个性和风貌，她们的成长和成就，做了生动的描写，使人们能从她们身上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，成就事业的品格。

本丛书的作者大多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和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科技日报》、《中国教育报》、《深圳特区报》、《河北日报》、《河南日报》、《陕西日报》、《中国化工报》和中国新闻社、中国工人出版社、《金盾》杂志等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和记者。感谢本丛书的作者们，用他们珍贵的时间，流畅的文笔，写出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，给读者提供了一套可读性强的、高品位读物。这套图书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，也是家长对子女进行成才教育和青少年发展自己足以借鉴的读物。

夏培卓

1997.1.8

目 录

秋风秋雨愁煞人

- 记秋瑾烈士 (1)

中国妇女运动先驱

- 记向警予烈士 (14)

湘水江畔的骄杨

- 记杨开慧烈士 (28)

她不曾被人忘却

- 记刘和珍烈士 (43)

血洒东北大地

- 记赵一曼烈士 (56)

南岳傲霜秋菊艳

- 记毛泽建烈士 (75)

红岩上的傲雪红梅

- 记江竹筠烈士 (88)

长城内外威名扬

- 记李林烈士 (105)

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

- 记刘胡兰烈士 (118)

为保护国家财产献身

- 记向秀丽烈士 (131)

秋风秋雨愁煞人

——记秋瑾烈士

秋瑾，浙江绍兴人。生于1877年^①。她的祖父秋嘉禾曾在福建厦门等地做官，她的父母曾在祖父的住所居住，所以秋瑾也就在福建度过她的童年。

秋瑾天资聪敏，从小就很喜欢读书，没几年就读完了许多古书，十一二岁已会作诗。平时，她很仰慕古代替人打抱不平的义侠，像《史记》中的朱家、郭解。她觉得要做些英雄的事业，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。因此，当她听母亲说舅父和表兄弟都精通武艺后，便一心要求母亲带她到外婆家去学武艺。大约在秋瑾16岁那年，她的祖父因故弃官，携眷回乡。不几天，母亲就带着她们兄妹到萧山探望外婆，少年秋瑾练习武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她在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，依靠舅父和表兄弟的悉心传授、热情帮助，学会了骑马、击剑和拳术等许多武艺。

秋瑾的父亲叫秋寿南，是个举人，先后在浙江、湖南等地做过官，最后在湖南桂阳任上患病逝世。秋瑾随父在湖南常德湘潭二县厘金局任所的时候，由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嫁给了

① 关于秋瑾的生年，有说是1875年的，也有的说是1879年的。

湘潭县大官僚的儿子王廷钧，后来王廷钧花钱在户部买了个主事的官职，就带着秋瑾在北京居住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为了避难，他们夫妇来到了秋瑾的故乡绍兴。

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，清政府派大汉奸李鸿章为全权代表，向帝国主义屈膝求和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远躲在西安一年多的西太后，又摆着统治者的架子，大模大样地回到北京作威作福了。原来逃亡在外的一些大小京官们，也都纷纷跟着回来。1903年春，王廷钧也带着秋瑾回到了北京。

秋瑾回到北京，只见到处翻卷着五颜六色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旗，许多宫殿、房屋、街道、店铺、城楼，都被强盗们毁掉了，断垣残壁，瓦砾废墟，一派劫后的凄凉景象。与人接触，更常听到血和泪的控诉。所有国破家亡的惨痛见闻，在秋瑾心上，激起了无限的痛苦和仇恨。

秋瑾经常认真地阅读新书新报，与朋友议论国家大事。

怎样才能挽救危难的祖国呢？当时许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，认为首先得学习西方文明。特别是和中国邻近的日本，这几十年来向西方学习颇有成效，更使大家向往。秋瑾也时常有一个挚念在心头激撞，那就是：“到日本留学去！”

王廷钧强烈反对秋瑾出洋留学。他认为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到外国学“新学”，“闹革命”，结果不仅像灯蛾扑火，自丧生命，还将给家庭招来灾祸。后来，他感到秋瑾出国的意志很坚决，光是言语实在压不住了，就要出无赖手段，把秋瑾积贮的100元银元和她以前戴用过的珠帽翠花都偷偷取了去，妄图用断绝出国经费的办法把她困住。

王廷钧是个纨绔子弟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升官发财，秋瑾经常受他的呵斥和凌辱。这次王廷钧又使出这样卑鄙的伎俩，使

她憎恨极了。她决心和王廷钧彻底决裂，离家出走，留学东洋，结束那牢笼般的生活。

秋瑾把自己仅有的一些零星首饰统统检点起来，准备把它们全部变卖，以拼凑去日本的留学费用。

1904年春天，秋瑾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叛逆，终于挣脱桎梏，冲出樊笼，毅然离开北京。秋瑾的女友吴芝瑛、陶荻子等在北京和平门外陶然亭上为她把酒饯行。

“明治维新”后二三十年的日本，到处呈现着一派资本主义发展的繁荣景象。新兴的高等学堂也开办得很多。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，就有几千人。在日本首都东京还设有中国留学生会馆。秋瑾一到达东京，就得到留学生会馆的热情接待。

当时的东京，可说是中国革命的海外策源地。很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如孙中山、章太炎、黄兴、陶成章等人都先后在那里积极进行革命活动，许多革命书报如《国民报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猛回头》等等都在那里纷纷出版。留学生经常集会、结社，革命空气很是活跃。这些，使初到日本的秋瑾感到新鲜鼓舞，兴奋异常。她一面加入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学习日语，准备正式投考学校，一面奔走各地，结交爱国志士，参加革命集会，积极投入了革命活动。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革命书刊。当她读到了1903年出版的邹容的《革命军》时，几乎是彻夜不眠。邹容颂扬革命的无比热情，沉痛锋利的文章笔触，深深地感动了秋瑾。

秋瑾在留学生会馆结识了刘道一、王时泽、仇亮、刘复权、彭春阳等9人，他们志同道合，组成了秘密团体“十人会”，以“反抗清廷，恢复中原”为宗旨，并准备进一步发展组织，扩大力量。后来，秋瑾又加入了秘密的反清会党“三合会”。会党的

首领很器重她，封她为“白扇”，他们把这种破格的礼遇，誉称为“白日升天”。接着，秋瑾听说黄兴在横滨设立制造弹药的机关，又约了几位同志一道去参观学习。

为了进一步唤醒国民，开化知识，秋瑾还和一些同志研究决定，组织演说练习会，并创办《白化》杂志。

《白化》是一种月刊。第一期于1904年9月13日出版。它一问世，就呈现出崭新的革命姿态。

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，转眼就是一年。秋瑾出国时所带的金钱本来不多，来日后又曾竭力资助了黄兴等爱国志士，这时个人经济已很窘迫了。她想回国筹措些学习费用，并探望一下久别的年老慈母，更与国内革命志士作一番联系。临行前，她去找曾在浙东、浙西秘密组织武装起义的革命家陶成章，要求给她作些介绍。陶成章认为秋瑾终究是个女子，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不太方便，开始有些踌躇。可是秋瑾的诚恳态度和誓死从事革命的决心，终于感动了他，最后，还是给她写了两封介绍信：一封介绍给上海“光复会”会长蔡元培，一封介绍给在绍兴的徐锡麟。

秋瑾回到了上海，立即到虹口爱国女校拜访了蔡元培，随后就回到绍兴故乡，在东浦热诚学堂会见了徐锡麟。

徐锡麟是山阴县东浦村人。他身材矮小，脸孔乌黑，双眼近视，不熟悉他的人，真难看出这个外貌不怎么引人注意的人，却是个热爱祖国的烈性男儿。

秋瑾和徐锡麟两人谈得非常投机，经徐锡麟介绍，秋瑾参加了革命组织“光复会”。

整整一年的日俄战争，把中国的东三省打得差一点变成焦土。清政府对外卑躬屈膝的丑恶咀脸，再一次引起全国人民的

痛恨。革命斗争的浪潮风起云涌。当时还在欧洲的孙中山先生，看到这种对中国革命非常有利的形势，就由欧洲转到日本，主张联合“兴中会”、“华兴会”、“光复会”等革命团体，建立一个比较集中统一的革命组织——“同盟会”，来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。

1905年8月13日，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麹町区富士见楼举行了一个空前盛大的集会，欢迎孙中山先生。这时，秋瑾已从祖国回到东京，并考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学习，她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赶去参加。

由于黄兴的介绍，秋瑾得以和孙中山先生见面倾谈。8月20日，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。秋瑾参加了“同盟会”，并被推举为“同盟会”浙江主盟人和“同盟会”评议部的评议员。

这时的秋瑾，真是精神抖擞，意气风发。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“竞雄”，意思是说要与男子竞赛作英雄；她还备置了一柄锋利的“倭刀”，经常佩带，随时舞弄，自号“鉴湖女侠”。她经常四出奔走联络，宣扬革命道理，发展“同盟会”组织。稍有闲暇，就做体操、练骑马、学射击，准备随时效命疆场，为祖国雪耻复仇。

从1905年12月开始，大批留学生在秋瑾等人的鼓励和具体帮助下，纷纷离开日本，先后内渡回国的共有2000余人。秋瑾自己也在这一年年年底返回祖国。

秋瑾回国以后，曾在浔溪女校任过教员，后来到了上海，广泛联系革命同志，准备武装起义，同时还筹备出版了《中国女报》。

1907年1月，严冬封冻着上海街市。这天，茶坊酒肆间忽然多了桩新闻：第一期《中国女报》出版了。

多么新奇的报刊，里里外外没有一条政府衙门的通令文告，没有一块商店的广告商标，没有一些凶杀抢劫的消息，没有一条低级下流的新闻报导。

《中国女报》是16开本的月刊。编辑、校对、发行都由秋瑾亲自担任。她考虑到当时妇女大多不识字，文化水平低，不但文字力求明白晓畅、通俗易懂，而且还摸索着采用民间文艺如民歌、弹词等形式来宣传革命道理。女报在这方面可说独创一种风格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由于当时封建势力的强大，广大妇女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思想上都受到深重的压迫，不可能给女报在经济上以有力的支持。而女报本身印刷费用高，销路少，又无广告收入，秋瑾惨淡经营，顶风冒雪走求援助，但也只出了第二期，终于被迫停刊了。

《中国女报》的夭折，带给秋瑾的并不是灰心与失望，相反，使她更仇恨这黑暗的社会，更加集中精力于正在积极策划的武装斗争。

1906年秋天，上海虹口厚德里门口，挂起了一块《蠡城学社》的招牌，这里就是各省革命同志秘密联络的机关。秋瑾与陈伯平、张剑崖、尹锐志、姚勇忱等同志，就居住在这里进行着革命活动。

一天，浙江平阳党的别支主任王金发来访晤秋瑾。王金发见到秋瑾是那样兴奋，戏谑地称她是“三头六臂的女英雄”，深深表示了自己钦佩的情意。秋瑾平日也常听到王金发的名声，却没想到这位颇具赫赫威名的会党首领，外貌竟文质彬彬，像个书生。秋瑾通过徐锡麟、陶成章的关系，还先后结识了浙江的不少革命同志和会党头目。她不但多次帮助他们措办军火，转运枪支，还常与他们商讨组织武装、策划起义的有关问题。

为了准备武装斗争，秋瑾真是深谋远虑，煞费苦心。为了克服缺乏武器弹药的困难，秋瑾便与陈伯平等同志秘密自制炸药。一天，由于配错了方子，炸药爆炸，陈伯平被炸伤眼睛，秋瑾也伤了手臂。但为了避免机关的暴露，秋瑾忍着伤痛，机敏地做好一切转移、隐蔽的工作。

秋瑾在医院里治好了创伤。她的好友徐自华为让她避开巡捕的注意，送她到绍兴去暂时隐蔽。那天二人途经杭州，漫步湖滨。萧瑟秋风扑面，眼前万木凋零，秋瑾不禁联想起沉沦的祖国，破碎的山河，心头无限沉重。只有那傲霜倔强的黄菊，使她开颜，它真像将军的黄金铠甲，她要是能立即披上金甲去战斗该有多好。她誓将清朝政府推翻，让举国父老兄弟姐妹，都能痛饮自由酒！就在这时，她与徐自华约定：“如果我一旦为国牺牲了，那就请在这西子湖畔，西泠桥边，埋葬我的尸骨！”

1906年，长江流域有许多地方发生了灾荒。从日本归国的“同盟会”会员们，就乘机在各地积极活动，联络会党，组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，准备武装起义，推翻清政府。

由于计划不密，由“同盟会”本部分派到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江西等地联络策划、约期举事的杨卓林、胡瑛、宁调之、刘道一等人先后在江苏、湖北等地不幸被清政府逮捕杀害。各地接应起义的计划就被破坏了。而萍乡、浏阳、醴陵等地的工农起义队伍，虽占领了好些城镇，取得过惊人的胜利，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，也被清政府的湘鄂联军镇压下去了。

各处失利的消息，使得秋瑾无限痛切、悲悼。但她坚信失败挫折是暂时的，她决定回到绍兴去，准备独立举事。

1907年2月，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公举秋瑾为督办，也就是

校务主持人。

绍兴大通师范学堂，原来是陶成章和徐锡麟在1905年创办起来的。他们想通过这学校培养一批革命干部，为秘密组织武装起义作准备。

秋瑾到校以后，很快就整顿好校务，然后集中精力扩充体操专修科，吸收金华、处州、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入学，加紧军事训练，大力发展“光复会”组织，积极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。她不但自己穿着学生制服，骑着马，率领学生练习打靶、射击，而且还常公开演讲，传播新思想，驳斥顽固守旧言论，竭力提倡男女平等，鼓励妇女冲出封建樊笼。这种向封建礼教公然宣战的行动，使那些顽固保守的乡绅老爷们大为惊恐。他们百般指责污蔑，妄想遏制秋瑾的活动。可是由于秋瑾机智灵活，对知府衙门等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，终究使他们无可奈何。

这时，绍兴新任知府叫贵福。他知道秋瑾很有才干，在新学界很有声望，就借着自己曾经和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一度同事的关系来笼络她，希望她在创办“新学”中有所建树，为自己装点所谓“新政”的门面，好作为将来升官发财的资本。

秋瑾一眼看穿了贵福卑鄙、污秽的心肠，但是她也想到：利用这个刁顽的狐狸，正好便利革命工作的进行。于是，她就有意去接近他。

正是利用这种关系，秋瑾以加强训练体操专修科学生为名，要求知府能批给一纸文书护照去购买弹药、枪支，以便进行实弹演习。贵福竟亦欣然同意，就这样，大批武器冠冕堂皇地运到了绍兴。

秋瑾的家在绍兴城南和畅堂。三间四进房子，屋宇虽不讲究，房间却是很多。这里前后错落几十户人家，背面靠着塔山，

门前不远就是城郊的河港、田野，环境很是幽静。秋瑾回到绍兴，就在这里居住。因为地处僻静，好多革命同志，经常在这里聚会。

一天，秋家的小客厅从早晨起二门就紧闭着。谁能想到，就在这小小的屋子里，正孕育着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。

屋子里，聚集着竺绍康、王金发、吕熊祥、陈伯平、马宗汉等许多同志。大家怀着紧张、严肃、兴奋的心情，在讨论秋瑾所拟订的《光复军军制稿》、《光复军起义檄稿》、《普告同胞檄稿》等等文件，研究着武装起义的全面行动计划。

秋瑾自从回到绍兴负责大通学堂以来，就把分散各地的“龙华会”、“平阳党”等会党的近万名弟兄都联络起来了。她还曾几次到杭州，活动浙江新军第二标的军士和武备学堂、弁目学堂的学生，吸收了俞炜、叶颂清等等数十名军事干部参加了“光复会”，布置他们准备为武装起义作内应。大通学堂的学生，便几乎全部成为“光复会”会员。最后决定于7月6日在浙江、安徽两省同时举行武装起义。

这时，徐锡麟借助原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引荐，在安庆担任巡警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总办，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。他与秋瑾经常互通声气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这次会议还决定由陈伯平、马宗汉去安徽联系徐锡麟。浙江方面的全部兵马，由秋瑾负责统一指挥。

计划完备，思想统一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信心百倍。秋瑾更是兴奋极了，她拔刀刺臂，滴血酒中，举杯和大家发誓：共患难，同生死！

徐锡麟在安庆接到秋瑾的秘密计划，就与陈伯平、马宗汉等商议，决定在7月8日乘巡抚恩铭来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

的机会，将他刺杀，发动起义。随即夺取军械局，会合城外同志，占领安庆，然后再进攻南京。谁知老奸巨猾的恩铭，已得悉革命党人行将起事的消息，突然命令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两天举行。徐锡麟的行动步骤被打乱了。

7月6日上午9点钟，毕业典礼开始了。徐锡麟上堂向恩铭一面呈上毕业生名册，一面说：“报告大帅，今天有革命党起事！”原来这句话是他与陈伯平、马宗汉预先约好的暗号。这边恩铭听了还没有来得及追问究竟，堂下陈伯平已经抢上前来，对准恩铭投过一颗炸弹。不巧这颗炸弹却没有爆炸。恩铭吃惊起身，徐锡麟一边口称：“大帅勿慌，我来替你拿下这个革命党！”一边就从靴统里拔出手枪，对着恩铭开枪。徐锡麟枪法精良，但由于他眼睛近视，恩铭又有两个文武侍从遮护，仓卒间不易看清是否命中，就一连放了七八枪，其实却是弹弹中的。

这时，陈伯平、马宗汉等革命党人，都已动起手来。到会的文武官员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徐锡麟就率领起义队伍去攻取军械局。哪知军械局虽被打开，所贮枪弹与枪支却不能配合，无法使用。这边城防营大队清兵赶到，把他们重重包围起来。陈伯平奉命杀出重围去通知城外党人接应，不料城门已有重兵封锁，只好重又折回，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。徐锡麟、马宗汉等革命党人，死守着军械局，孤军奋战，直到下午4时，终至弹尽被俘。

徐锡麟被俘后，承认自己是“革命党大首领”，清政府见逼不出口供，就于当天傍晚6时，灭绝人性地将他剖腹挖心处死。

7月9日上午，秋瑾正为没有得到金华、处州各地起义的消息而焦虑，不意在报上获悉安庆起义失败，徐锡麟惨遭杀害的噩耗。这意外的、沉重的打击，使她心如刀割，热泪横流。但

她并不因之畏缩气馁。她一面派人去探听金华、处州方面起义军的消息，一面邀集竺绍康等商议，决定在7月19日召集邻近各地会党同志来绍兴秘密开追悼会，并即刻发动起义，占领绍兴。同时她又选拔了32名大通学堂学生编成的敢死队，由俞炜、叶颂清带领去杭州城里埋伏，又派周华昌等率领200余名会党弟兄散伏在江干一带，准备接应起义。

7月12日上午，秋瑾接到杭州武备学堂秘密送来的消息。巡抚张曾扬已调派新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300余人渡江来绍兴围攻大通学堂。

逆转的革命情势，正痛苦地啮噬着秋瑾的心，不料王金发又带来了令人倍加痛心的音讯：金华、处州各地起义都已相继失败了！

急转直下的革命局势表明，不仅实现7月19日起义的计划不可能，就是绍兴大通学堂，也处在十分危险之中，王金发建议秋瑾立即疏散、隐蔽大通党人，并且要她自己马上离开绍兴去暂避一时，日后慢慢再图进取。

秋瑾送走了王金发，随即把校中的员工，学生集合起来，作她最后一次的演讲。她沉痛地告诉大家，由于叛徒的出卖，至使当前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，以及杭州方面已有清兵渡江来攻学堂的消息，要求大家赶快离校去暂时隐蔽，俟机重整队伍，再举义旗；同时，也把自己准备为国牺牲的决心告诉了大家。

傍晚，秋瑾回到和畅堂。她把藏在自己卧室背后、楼梯底下的文件和有关的来往书信，统统都搬出来烧毁。秋瑾的哥哥和誉章，见到她的这些举动，未免有些担心。

7月13日下午，忽然远处军号刺耳，人声嘈杂，接着就听